

“燕歌戏”，没有听说过。但是看名字，感觉到一种古老的颜色。北京城被称作“燕”应该是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吧，那时是燕国的都城，由此被叫做燕京。从那时候起，“燕”就是北京的另一个名字，直到现在我们常常见到“燕”字，比如曾经的燕京大学，比如至今都为人熟悉的燕京啤酒，还有界于京城和河北之间的燕郊地区。

### 去看燕歌戏

吴霜

大约一个月之前，原央视的张副台长打电话给我，说九月下旬北京门头沟区有一个围绕燕歌戏的文化艺术节活动，要我去那里的舞台唱一回，既要唱歌也要唱戏。说那个村有一种始于宋元、兴于明清时期的老戏，叫做燕歌戏，从编导到演员都是山里的村民自己搞的。我一听，很兴奋，一种古老的文化就在身边，当然要去了解一下。

不多吧。谁知，眼前的门头沟竟然那么大，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开了大约三小时，哇当哇当地越走越颠簸、越走越高远、越走温度越低，到后来我都觉得这是去门头沟吗？怎么觉得都跨省了呢。待到逛荡得头晕脑胀分不清南北，我们的目的地柏峪村到了。抬眼一看，原来是进山了。忽然间就感觉天高气爽，蓝得让人挪不开眼珠，空气里有一股凉丝丝的清甜味道，在北京城中心哪能有这样的待遇？我们的下榻处是在一条深长的石头路长巷子，两边是当地风格的民宿小房子，小巧而精致。吃饭了，木桌木椅，桌上摆上水煮南瓜、土豆炖肉、丸子粉条汤，还有红彤彤的豆干饭，真的好吃，我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

燕歌大戏是在当天晚上。小小的柏峪村村委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剧院，观众席有四百多个座位，舞台后有几个

大的化妆间，充足的空间放置道具衣箱。我一看，这个化妆间很像我小时候随妈妈去剧场看她演出时那样的后台，显然是个适合唱戏曲的剧场设置。我到台下去看戏，他们的燕歌大戏“天津关”开锣。

据说，这个燕歌戏来自当初的军旅生活。古时候的此地是军事关隘之地，有许多戍边的军士从遥远的江南来到这里，之后就落户在柏峪村，这个戏种最初就是他们带过来的。后来又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变化，遗留下来了这种独特的旋律风格，基本是在自己的村落中积淀流传，一直没有消失。我听着觉得一股清新的乡土气息缓缓围绕在身体周边。这种没有经受过污染的单纯、村民演员认真自然的质朴表演，让你感到，在如此庞大嘈杂的繁华世界中，经历过九曲十八弯，忽然间就来到了一种世外桃源一般。听到了一种来自遥远乡土的声音，平铺直叙的故事，简明干净的叙事线条……仿佛回到了当年镇守边关的军户

### 话剧热闹期

任溶溶

我1938年来上海，正遇上上海话剧的旺季。先是唐若青的《葛嫩娘》，刘琼的《海国英雄》，接下来地下党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在辣斐剧场长期演出，有曹禺的《家》《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大戏。演员有石挥、张伐，及后来的黄宗英等。我成了话剧迷，上海剧社换一出戏看一出戏。我太喜欢石挥、韩非这些演员了。

话剧繁荣，因为它能吐出抗战的呼声，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声。



古村之中。如今地处偏远的柏峪村的村民大多是当年天津关将士的后代，能武者居多，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村民成为抗战的斗士。据说当年日本侵略者多次破坏烧毁村里的房屋，村中的民房大都是抗战之后和解放后建立的。村里的房屋居所一直都尽量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格，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的燕歌戏能保存至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为了保持多年传统的风格而修成那条石头甬道上车轮滚动的清脆的哐当的声音，而人穿着现代的高跟鞋走在上面会很适宜，那些石头铺垫的道路高低坑洼不平，必须要走得很慢才行。我在那个古朴风格

的小剧场里进行了一场演出，不同剧种的好多位著名演员都登台表演，我的干弟弟（他喊我爸妈为干爹干妈）胡文阁也来唱一段《梨花颂》，他这人专业意识强，见了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梅派唱法。在饭桌上我俩聊上了，在梅兰芳和他儿子梅葆玖同是梅派却又有所不同的问题上跟我解释了半天。而这次活动我又遇见了好几个我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燕歌戏已经入选了北京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我为这些执着的创作表演者高兴。看着听着那种表演和歌唱，我就站在看了四百多年前这片深山的土地上，古朴和纯粹的风气周身萦绕，混沌和懵懂悠然升起……



鸣翠 (中国画) 龚晓蓉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见到了梅溪小学创始人张焕纶的曾孙女、曾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张济顺。她的曾祖父张焕纶先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创者。

张焕纶先生于1878年创办的“梅溪小学”（始名正蒙书院）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开启了中国教育之先河。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中央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铎、中国广告界先人徐百益、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都曾在此就读。

### 梅溪小学

倪祖敏

旧时的识字读书都是不分年龄，不分年级和班级，以私塾形式进行的，“梅溪小学”首开以班级授课制的先河，不再单纯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开设了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课程，后又增设英文、法文，教学生外语会话和翻译等，还开设了体育课，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志在保家卫国。梅溪小学首创我国新式教育，有多个第一：一是改革课程设置，讲时务，教外语；二是推行军事训练，要求学生“夜巡城厢”，维护社会治安；三是学校中成立学生组织——童子军；四是招收女学生进校，开创男女同班同学的先河。光緒四年十二月，张焕纶邀集沈成浩、徐葵德、范本礼、朱树滋、叶茂春等

人，取“蒙以养正”之意，在蓬莱路114弄自己的家里创办了“正蒙书院”。1882年时，正蒙书院的学生人数已有近百，由于校址是杨家桥的蓬莱道院，周围是河道，种的都是红梅，故更名为“梅溪书院”。1902年改称“梅溪学堂”。1908年由上海县接办改名为“官立梅溪高等小学校”。1912年改名为“上海市立梅溪小学校”。1946年抗战胜利后改称为上海第四区中心国民学校。1950年被人民政府接管，改称蓬莱区第一中心小学，1956年改称为蓬莱路第一小学，1986年在永宁街重建新校舍，恢复“梅溪小学”校名。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父亲生平最佩服一个朋友——上海张焕纶先生。他死了22年之后，我在巴黎见着赵诒涛，他是张先生的得意学生，他说他在梅溪学堂很久，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张焕纶一家，世代书香门第。其子张铁民系前清上海县优廪生、南洋公学师范生，兼通英法两国文字。宣统二年（1910）起，一度任《新闻报》总编辑，后因病辞职养病，病愈后复任任编辑。在《新闻报》履职二十余年。其曾孙女张济顺，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浦江弯又长，波光粼粼江水向东漂流，江面上万吨巨轮、机货轮和小木船穿梭不停，我常在徐汇滨江、“卢湾”滨江散步，欣赏浦江美景，心旷神怡。眺望浦江对岸卢湾大桥东侧的原世博园区，最亮丽的建筑是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它犹如太空降落的飞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吸引着你的眼帘。到了晚上夜幕降临，它又变成太空流星，放出奇异的光彩。

我在世博会时去过，后来参加建筑学会举办的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万人演讲会又去过，乘地铁八号线过江，在中华艺术宫站出来，沿江边大道走过去不远即到。到了当时称世博演艺中心的建筑前，顿时呆了，远看似轻盈的飞碟，竟然是巨型的公共建筑，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原来地下建筑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抬头看5层楼，地上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建筑屋顶表皮是珍珠白铝板，室内隔热和发射阳光直射热量的物理性能好，由于是悬臂屋面钢结构

与钢框架场馆结构巧妙结合，室外平台得到覆盖，可起遮阳避雨作用；晚上屋面挑出的檐口，倒影映在上面流光溢彩；场馆中空玻璃幕墙，起到隔离室外噪音和室内保温作用。

走进大厅仿佛到了太空，只好沿着指路标记走，否则在迷宫里不知方向。外面看建筑呈圆形，实际是椭圆形，最大直径225米，最小处直径163米。演艺厅可作为庆典、演唱会、篮球比赛等场地，观众座位可按使用要求，成为18000座、12000座，甚至8000或5000座，多功能灵活性。我参加安藤忠雄万人演讲会坐在侧面，音响效果讲话声清晰。除演艺厅外，里面还设电影院、溜冰场。我对溜冰场很感兴趣，溜冰场有旱溜冰和真溜冰场，旱溜冰鞋四个小轮子，在平整场地都可溜，真冰场就像在电影《林海雪原》里看到的那样，在东北冰天雪地的

山坡上，套着冰橇飞速滑行。室内没有室外广阔场地，人造制冰场地要求高，制作成本很高，在上海没几家，这里是最大最新的。冷凝管铺在地下，通过仪器调控制冰地后，穿上鞋底如刀一样溜冰鞋在冰地上穿梭或自由飞翔。这里曾举办过冰球表演、冰上芭蕾舞表演，很过瘾。游玩累了，这里还有餐饮和酒吧，是休闲的好地方。

### 如太空飞碟降浦江

姜承浩

我走出迷宫般的“飞碟”，室外一片绿地，“飞碟”从天降落在这7公顷的绿地上。这个为世博会在上海召开，由上海实力最强设计院最强团队设计，不仅建筑造型优美、功能齐全，还在冷凝水及屋面雨水回收、江水冷却利用、光电幕墙等系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世博会结束后，这个永久性场馆进入后上海世博演艺中心阶段，文旅建筑与商家强强联合，开创了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新天地。周杰伦、张学友、王菲、滚石乐队等明星演唱会都选择在这里举办。2018年KPL春季总决赛、NBA中国赛上海站等赛事把这里作为最佳选择。热烈，火爆！

我在浦江边上凝望“飞碟”，这是梦幻和休闲的好地方，我愿意为你导览。

**线路名称：**畅游海上华章

**打卡点：**中华艺术宫→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东方体育中心→上海虹桥枢纽中心→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我不会给你写信》中讲述了两代人在青春年纪和信有关的故事，有读者看完后告诉我，长这么大，他们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信，也没有收到过信，很是羡慕故事里的人有那样一段写信、等回信的经历。他们问我，你写过信吗？你写的第一封信是给谁？我当然写过，还写了很多，给五湖四海的朋友，我们在信中聊文学、聊心事、聊梦想。至于第一封信……应该是写于1992年冬天，给坐在我后面的女生艳。

那年秋天，因为爸爸工作调动，我转学到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上六年级，姐姐则去了另一个镇上的中学念初三。尽管面临中考压力，姐姐还是忙里偷闲，和原来的好朋友们保持联络，她们写信，给信纸喷一点花露水，再在信纸上夹上一片树叶或是一朵花，她们也会记得彼此的生日，互寄贺卡。有一天晚上，姐姐写完作业在台灯下埋头写贺卡，没写几个字，就听她大叫一声，把笔重重地摔在桌上。原来，她写错了字，这张卡片报废了。那时我和姐姐的零花钱很有限，买零食也好，文具也好，都是要精打细算的。一张卡片本就不便宜，更何况这张卡片一打开就有“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传出，比普通卡片贵上好几倍，就这样扔了实在可惜。我便向姐姐要了来，说，我能派上用场。姐姐的好友名字是“燕”，姐姐手误写了“艳”。恰好，坐在我后面的女生就叫“艳”，“亲爱的艳——”顺着这个开头写下去不是正好吗？

巧的是，艳正好下个月过生日。我在卡片上写了洋洋洒洒一段话，“我能给的不多，唯有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轻轻道声生日快乐。”诸如此类。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用胶水粘住封口，悄悄地放在艳的课桌上。我并没有想到这是艳封这么大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第一张贺卡，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送生日贺卡、邀请同学参加生日会在我原来的学校很常见，我以为这所小镇上的学校也应如此。可是我错了，学校附近没有书店、没有礼品店，大多同学没有见过生日贺卡，更别说是带音乐的了，它太时髦了，艳打开它的一瞬间惊呆了。看着艳眼里盈盈的泪光，我在高兴之余多了一分愧疚。

等明年艳生日，我一定专门为她挑一张贺卡，我不会再拿一张姐姐写坏了的贺卡来当顺水人情，我保证！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

一个月后，我过生日了。早上一进教室，我发现自己课桌上空空如也，我看了眼坐在后排的艳，她正埋头看书，没有和我打招呼。哦，她忘了我的生日，虽然本来也没太多期待，但那一刻我还是有些失落。

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回到学校，我发现艳的座位是空的。因为早已习惯一进教室就看到艳，突然见不到她，我有些心慌。坐在座位上，我的眼睛一直瞥向窗外，用力捕捉艳的身影。

等等，终于等来了艳。她看起来是那样疲惫，天寒地冻，她穿着厚厚的棉袄、棉鞋，走起路来有些笨拙，她家离学校远，她该是走累了吧？尽管她疲惫，可是她的眼里又有着即将溢出来的喜悦。她这是怎么了？

谜底很快揭晓了。艳一路跋涉去了遥远的另外一个镇，因为有同学告诉她，那个小镇上有好几家礼品店，东西很齐全。艳带上了攒了许久的钱就去了，因为她也想给我挑一张漂漂亮亮的带音乐的生日贺卡。这一路她走了多久？应该是很久很久吧，姐姐的学校就在那个镇上，她每天骑车上学要骑很久，更何况，1993年的1月，乡镇没有平整的柏油马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土路，艳的脚上有鸡眼，走路多了脚底板会疼，她没穿运动鞋，两只脚都起了水泡……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收到过许多精致的、价格不菲的生日礼物，但艳送给我的那张贺卡永远是让我感动的、分量最重的。

和艳虽然已失联二十多年，但我还能清晰记得她乌黑的眼眸、腼腆的笑，我们在放学路上一起交换过的秘密、一起憧憬过的未来。也许，我们时常会想起少年时光，是因为在那段时光中我们都有过敞亮的真心交付，结过真挚的那份温暖是之后漫长岁月里最好的慰藉，每每想起它，心里又像有了一团火，驱散所有的阴霾和沮丧。

### 十日谈

建筑可阅读 责编：郭影

苏州河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原名吴淞江，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水道。

